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檢閱

外交部情報司編印

序言

自二二六「東京事變」爆發以來，不惟日本朝野上下，驚惶失措，即世界各國，亦爲之震撼不安。蓋此次事變，自其表面觀之，雖僅爲日本一部份少壯軍人之暴動，而其所含對內對外之意義，實至深且鉅。中日比隣，關係素切，居吾國之立場，自尤不得不亟爲精密之檢討。

是項事變之消息到達後，本編卽已在李司長指導下着手編述，顧以事務冗迫，時有間輟，以致遲遲至今，始克付印。本編中事件經過之資料，大都祇限於本月三日以前，其後雖續有所聞，因種種關係，未予採入。但本編所述見解，並不因此發生若何之變更。

本編除「各國對「東京事變」之觀察及言論」一節，係由歐美科編述供給外，其餘概係由邵科長毓麟屬稿，而由日蘇科同人襄其成。其間間有評判，則悉爲編述者個人之意見，合特附此申明。

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檢討

目錄

一、緒論

(一)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治經濟之趨勢

(二) 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根本原因

二、二二六東京事變之遠因

(一)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之原因及其徵兆

(1)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的原因

(子) 倫敦條約與統帥權之干犯

(丑) 九一八事變與重臣派

(寅) 國聯脫退事件

(卯) 華北事件

(辰) 樞府議長之更迭事件

(巳) 岡田內閣之成立及「大權私議」

(午) 天皇機關說及國體明徵運動

(2)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的徵兆

(子) 濱口首相被刺

(丑) 三月事件暴露

(寅) 櫻會事件

(卯) 錦旗革命暴露

(辰) 井上藏相邸被炸

(巳) 井上藏相被刺

(午) 血盟團暗殺事件暴露

(未) 五一五事件

(申) 神兵隊事件

(酉)陸軍省頒布關於軍民分離之聲明

(戌)陸軍省及在鄉軍人會關於國體明徵之聲明及決議

(亥)美濃部被刺

(二)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原因及其徵兆

(1)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原因

(子)荒木眞崎系與宇垣系之爭鬥

(丑)即幹派與緩幹派之對立

(寅)肅軍派與少壯軍人派之爭鬥(下尅上)

(卯)陸相之更迭及陸軍人事移動

(2)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徵兆

(子)昭和九年五月坂野少將之聲明

(丑)昭和九年十一月廿日事件

(寅)昭和十年村中磯部之肅軍意見書

(卯)永田軍務局長被刺案

三、二二六東京事變之近因

(一) 永田軍務局長被刺案公判

(二) 民政黨選舉之勝利

(三) 選舉肅正下無產黨勢力之驟增

(四) 第一師團奉令調往滿洲

四、二二六東京事變之經過

(一) 爆發

(二) 對峙

(三) 降伏

(四) 餘波

五、各國對東京事變之觀察與言論

(一) 各國官方之觀察

(1) 英國

(2) 美國

(3) 蘇聯

(4) 法國

(5) 義國

(6) 德國

(7) 波蘭

(8) 奧國

(9) 荷蘭

(10) 瑞典

(11) 西班牙

(12) 比利時

(13) 國聯

(二) 各國報界之言論

(1) 英國

(2) 美國

(3) 蘇聯

(4) 法國

(5) 義國

(6) 德國

(7) 荷蘭

(8) 瑞典

(9) 土耳其

(10) 古巴

(三) 結論

六、東京事變之影響

(一) 對於日本國內之影響

(1) 對於軍部部內之影響

(2) 對於政界之影響

(3) 對於經濟界之影響

(二) 對於國外之影響

(1) 對於蘇俄之影響

(2) 對於中國之影響

附錄 永田事件公判中滿井中佐之辯護詞

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檢討

一、緒論

最近二月二十六日「東京事變」之發生，表面上雖突如其來，實則就其因果關係而論，乃屬不可避免之必然事實。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之政治經濟，雖突飛猛進，而其包含之內在矛盾，亦隨之發展。此項內在矛盾之對立，可謂此次事變之根本原因。是以吾人特先說明其根本原因，然後進而解剖其種種近因，藉爲後段推測之根據。

（一）明治維新後日本政治經濟之趨勢

日本自幕府末年以來，封建經濟制度，因其內在之矛盾，早已日趨沒落，益以外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壓力，遂至崩潰不可收拾。此在經濟上而言，乃爲新興「町人」階級之勃興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導入，政治上，則爲攘夷討幕論之進展，而有王政奉還之成功。

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濟動向，雖已進入于資本主義化之途徑，而封建殘存勢力，仍

未能一掃而清，是以自明治以迄大正，實爲以新興勢力爲背景之議會政治與封建藩閥官僚勢力之爭鬥時期。日本議會政治之所以頻受挫折，直至原敬內閣（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始得漸臻完備者，實緣于此。

資本主義之發展，對內必然引起「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對外必然引起「經濟侵略領土侵略」之情勢，觀乎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現狀，莫不皆然。孫中山先生之所以主張「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者，要亦在此。是以大正昭和年間之日本經濟，一方有三菱三井之資本集中，形成財閥之勢力，而他方無產階級之生活，日益惡化，尤以農村破產下之農民生活爲尤甚。在此種社會經濟之矛盾中，日本議會政治之動向，自原敬（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迄犬養（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內閣，亦可謂爲自金澤趨向沒落之一過程。政黨既不能解決日本之政治經濟之種種問題，則軍部官僚之勢力之進展，自亦有其客觀之條件，此即所謂軍部官僚政黨三位一體之政權者也。

（二）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根本原因

日本政權之歸趨，不外軍部官僚政黨三者，有如上述。但無論軍部官僚或政黨，對於政治經濟上之種種內在矛盾，均無根本解決辦法，試觀昭和以來之實情，即係明證。

蓋官僚政黨之以維持政權爲能事，固不待言，即軍部方面，高級軍人之政黨化官僚化一事，亦無可諱言，此種趨勢，實爲醞釀此次「東京事變」之根本原因。蓋一方政權保持者，爲確保政權，竭力維持現狀，而他方無產者農民及農村出身之青年士兵，則爲本身利害，力謀局面之革新。此種現狀維持派與現狀打破派之對立結果，遂至對內引起內政改革之暴力行爲，促進軍部內「下剋上」之趨勢，對外不惜以窮兵黷武，造成國際間之紛爭。而對外之紛爭，要亦爲解消國內矛盾之一種手段而已。

二、二二六東京事變之遠因

(一)「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之原因及其徵兆

(1)「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之原因

吾人既已略述此次「東京事變」之根本原因，茲再就其軍部以外之遠因，加以分析，歷舉如左：

(子)倫敦條約與統帥權之干犯

「倫敦條約」，係于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由濱口民政黨內閣壓止急進派之反對而締結者，當時之外務大臣爲幣原喜重郎男，海軍大臣爲財部彪大將，會議之

首席全權代表爲若槻禮次郎男，故其背後隱然有重臣閣之支持。出席該會議時，本以（一）國際和平之促進（二）相互的國防之安全及（三）國民負擔之輕減等所謂三大原則爲根本方針，而其結果，不論由何方面觀之，徒然暴露國防上之缺陷與財政上之矛盾。其時政府與全權代表方面，關於造艦之質量方面，均決意對英美讓步，惟軍令部長加藤寬治大將反對甚力，當核發准予簽約之訓令時，加藤欲將在國防上根據條約之軍力極感不足之趣旨，帷幄上奏，而鈴木侍從長特加以阻止，斯即發生于昭和五年三月卅一日之所謂鈴木侍從長阻止上奏事件。但軍令部始終採取反對妥協案之態度，故于發送訓令之際，發表反對聲明，而一方面政府更用壓迫手段，將當時之軍令部次長末次中將，左遷爲舞鶴要港司令官，以殺急進派之氣焰，其後于是年六月，關於奏請批准條約一事，政府樞密院政黨軍部等，又各持異見，發生非常之糾紛，此後成爲重大問題之政府「統帥權」之干犯，實由是而發生。再「二二六事變」時之首相岡田大將，在當時任軍事參議官，對此問題，最初採取騎牆之態度，不久竟受牧野內府鈴木侍從長等重臣閥之同化，而採支持政府之行動。又「倫敦條約」締結時，齋藤子在京城任朝鮮總督，極力支持政府，責難軍政部之態度

，并與歸自倫敦之財部全權代表會見于京城，秘密策劃壓迫反對派，此亦此次事變禍根之一端也。

（丑）九一八事變與重臣派

九一八事變勃發時，重臣及政府方面，極感狼狽，尤其以牧野內府爲中心之外相幣原藏相井上及牧野之婿吉田茂等，努力抑制在外軍憲之行動，非難朝鮮軍之越境。且當時欲上奏關於日軍行動之金谷參謀總長，途中受一木宮相猛烈之詰問，陷于非常之苦境，不奏而退。軍部聞此消息，極度憤慨，遂有陸軍省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科長以上職員，連名提出總辭職之舉，後經信望敦厚之已故教育總監武藤元帥之慰撫，始告中止。斯爲重臣派予急進派之又一大刺激也。

（寅）國聯脫退事件

重臣派諸人，在昭和八年三月脫退國聯之際，仍以國際協調追從歐美之精神，繼續活動。當松岡全權代表在日內瓦揚言脫退國聯之時，牧野伯齋藤子幣原男等，始終以脫退國聯爲非，而作避免脫退之策動。據急進派稱，國聯理事會空氣，初則有利于日本，其後因接英國駐日大使林特萊之電告，謂日本政府領袖始終保持與英

美協調主義，故理事會遂採壓迫日本之手段。但林大使何由得此消息，急進派則又謂因其自昭和七年底起，常赴麻布內大臣官舍會見牧野，又謂其赴麻布櫻町牧野之婿吉田茂私邸，會見吉田，秘密探得之。不僅若是，據云當時首相齋藤亦對其側近者洩漏不可脫退之言辭，因此松岡洋右歸自日內瓦赴鄉里靜養之時，曾有「余若露骨述明當時脫退國聯之真相，內閣之崩潰，自不待言，即因此而應引咎辭職者，亦不在少數，」不滿之言辭。要之，在急進派眼中看來，造成國論之分裂，貽誤日本之外交，重臣派實不能辭其責也。

（卯）華北事件

最明顯的反映重臣集團之精神者，厥維外務省。牧野伯，幣原男，吉田茂等在該省均具有極大之潛勢力，即現任外務次長重光葵亦爲幣原男之直系，在該省內擁有一部分之實力。但急進派以爲彼等過于熱望和平，而貽誤日本之對外政策。去年五月，華北事件勃發後，外務省當局，對於軍部之獨斷行動，表示不滿。同時牧野內府突于六月十八日赴興津訪問西園寺公，作重大之懇談，雖會談之內容，不易窺知，但據急進派觀察，要亦不外防止華北事件之擴大，與夫抑制在外軍憲之行動而

已。此亦爲使急進派懷恨在心之一端也。

（辰）樞府議長之更迭事件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齋藤內閣接受樞府議長倉富勇三郎之辭職，而以一木喜德郎男繼任，此在表面上雖屬官吏更迭之常事，但在政治方面，却含有深刻之意義。蓋照從來之慣例，議長辭職之際，應由副議長升任，然當時之齋藤首相，突然打破此項習慣，排斥副議長平沼之升任，而起用屬于重臣派之一木。良以平沼爲日本法西斯運動之領袖，久不齒于重臣，故齋藤子及鈴木侍從長之胸中，以爲倉富既不能壓制平沼，不如調任一木，確立樞密院之支配權，彼平沼或因不能升任之面子問題而自動辭職，亦未可知。果爾，一木就任後，即將平沼之爪牙該院書記官長二上兵治氏他調。在齋藤固自詡手段靈敏，而不知大遭急進派之嫉恨，禍根却已種下矣。

（巳）岡田內閣之成立及「大權私議」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七月，齋藤首相以黑田大藏次官等受賄事件，引咎辭職，推薦岡田啟介組閣。齋藤子與牧野伯同爲第一次及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及第一次山

本內閣之閣僚，而齋藤之夫人，又爲薩派重鎮仁體景範所出，故與牧野伯之關係極深。在提出岡田之前，先取得牧野之同意，然後着手運動西園寺。西園寺爲奉答日皇關於繼任內閣之下問，於七月四日行抵東京，即在內大臣府舉行重臣會議，出席者爲牧野伯、清浦伯、一木男、若槻男、齋藤子、及高橋藏相等，西園寺卽席徵求對於後繼首揆之意見，果也齋藤率先推薦岡田，而牧野亦表示支持齋藤之提議，會議前後僅達十餘分鐘，後繼內閣之人選，卽行決定，於是組閣大命，下降於岡田。自急進派觀之，重臣派此種行動，與曩昔官僚藩閥之手段相同，實屬違反憲政常道，是故痛憾齋藤子之「大權私議」之聲浪，甚囂塵上。

（午）「天皇機關說」及「國體明徵行動」

所謂「天皇機關說」係主張天皇爲國家之一機構，而非國家之本體，此在憲法學上，原爲一般公認之學說、無足非議，但一般右傾份子，借題發揮，以此爲大不敬，大肆攻擊、掀起軒然大波，排擊機關說之第一聲，發生於第六十七屆議會，當時貴族院，公正會之菊池武夫男（陸軍中將）首先發難，陳述憲法學說上之「天皇機關說」，指爲反國家思想之一，并引證美濃部達吉博士之著作，追求處分。而當時